

歷史與空間

晏子與孔子之爭

■ 龔敏迪

2011年1月11日，孔子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北門廣場內悄然出現，百多天後又悄然消失。反對的人認為，孔子和老子等人的學說都有值得繼承的內容，但與「五·四」精神相悖的落後性也是明顯的，放在那裡不合時宜。如果要放，就得把老子、墨子等都放上，甚至必須要放上晏子，因為晏子和孔子之爭，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思想。

《呂氏春秋》說：「孔子見齊景公，景公致廩丘以為養。孔子辭不受。」《史記》則指孔子在35歲時，魯昭公逃奔到齊國，其後過了不久，孔子到齊國做了高昭子的家臣，想借高昭子的關係接近齊景公。他對齊景公說的，除了「政在節財」，還是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」那一套，但我們知道父親做了比如偷羊這樣的壞事，他是主張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」的。權力的爭奪中，就看羊在誰手裡，接下來就只剩既得利益者要求未得利益者了。

齊景公立即聽明白，於是他打算把尼谿封賞給孔子，晏嬰勸阻說：「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；倨傲自順，不可以為下；崇喪遂哀，破產厚葬，不可以為俗；游說乞食，不可以為國……今孔子盛容飾，繁登降之禮，趨詳之節，累世不能殫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。君欲用之以移齊俗，非所以先細民也。」之後，齊景公對孔子說我已年老了，不能重用你，其實這是齊景公正當壯年，孔子於是就離開齊國。《晏子春秋》中晏子阻止的理由與《史記》大同小異，但齊景公是「欲封之以爾稽」，大概廩丘、尼谿、爾稽是一個地方。

孔子再一次從魯國出走，《晏子春秋》說是晏子給他挖了個坑的結果。定公十四年，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，於是喜形於色，弟子子路問他：我聽說君子禍患來臨不恐懼，幸運降臨也不表現出歡喜。現在您怎麼喜形於色呢？在孔子高興的時候，齊國君臣卻亂了陣腳。四年前的定公十年(公元前500年)春，齊魯修好。夏天，齊大夫黎鉏對齊景公說：「魯用孔丘，勢危齊。」於是派出使節去魯國，要求在夾谷舉行盟會。這時孔子已經「攝相事」，夾谷之會上，他顯示了強勢的一面，齊國歸還了鄆、汶陽和龜陰之田。這是兩年前，魯國季孫氏家臣陽虎向以季桓子為首的三桓發難，這次要求權力再下移的行動失敗了，陽虎逃到瀟、陽關一帶，第二年陽虎請齊國伐魯，齊人卻把陽虎抓起來，並得到了地。現在把地交還魯國，當然也是晏子輸了一籌。

孔子在魯國的成功，讓齊景公也憂心忡忡，晏子對他說：「君其勿憂，魯君，弱主也；孔子，聖相也」，他斷定魯國君臣難以相安。晏子讓齊景公「陰重孔子，設以相齊」，就是抬高孔子，並暗示要讓他來當



■孔子在歷史上並非一面倒地獲得正評。

網上圖片

齊國的相國。因為孔子的進諫，魯君必不聽，他肯定會對魯國失望而對齊國有好感，到時候不要接納他。這樣，他就兩頭落空，走上困境了。

恐慌的齊國人也認為：孔子在魯國執政下去，一定會稱霸，一旦魯國稱霸，作為鄰國的齊國就遭殃了；甚至有人提出應該再送出土地討好魯國。黎鉏則認為不如先離開他和魯定公的關係，於是就從齊國挑選了八十個美貌女子，以及帶花紋的馬一百二十四匹，送到了魯城南門外。

之前，魯定公十二年，孔子對權臣三桓下手，與魯定公籌劃剿三桓的三個都城。結果叔孫氏自己毀了郕城，季氏的費城也毀了，剩下一個孟氏的成城沒毀也就不了了之。現在魯定公，季桓子難忍美女寶馬的誘惑，季桓子去偷看了三次，愈看愈捨不得，就和魯定公商量好，裝着到處去巡視，到了那裡就不走了。子路見狀就勸孔子離去，孔子說：魯國現在就要在郊外祭祀，如果能按照法把典禮後的肉分給大夫們，那麼我還可以留下不走。結果肉沒有等來，孔子只好離開魯國。《晏子春秋》的說法是：「居期年，孔子去魯之齊，景公不納，故困於陳蔡之間。」

等他轉了一圈又到齊國時，孔子只見齊景公而不見晏子，子貢問他：「見君不見其從政者，可乎？」齊景公也說：「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？」但孔子還是不見，並譏諷晏子「事三君而順」，所以懷疑他的為人。

晏子固然經歷了齊靈公、莊公、景公三朝，但孔子自己不是也經歷了魯昭公、定公二朝嗎？晏子聽說後，並沒有從這點上反駁孔子，而是說自己世代為齊國服務：「以一心事三君者，所以順焉；以三心事一君者，不順焉。」言下之意是你孔子一心一意了嗎？到處奔走，狼狽到「拔樹削跡，不自以為辱；窮陳蔡，不自以為約」，儒者的行為難道不更令人生疑？弄得孔子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如晏子，說：「今丘失言於夫子，譏之，是吾師也。」於是派宰我去上門謝過，最後回魯國去了。

誰都知道國家內部需要團結，但堅持正義公平卻是團結的基礎。如果像孔子那樣，光想到通過站在既得利益者一邊而實現自己存在的價值，結果必然是「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棧」，各種利益集團的紛爭不可能平息，國家治理不成，自己的理想也不可能實現。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我是山人與詠春

有潘小姐者，知我對香港通俗文學極有興趣，前特轉轉傳來一篇陳魯劬的訪問剪報，喜甚。此「寶」乃刊於1974年8月28日的《華僑日報》。

陳魯劬者，即陳勁也，筆名我是山人，是赫赫有名的技擊小說家，訪問說他是《天下日報》總編輯，逝世於8月25日，「陳氏係港穗報業耆宿，著作甚多，生前為人仗義，素為報壇中人稱道。」一直以來不知其生卒年月，這篇訪問也缺生年，只知死年。那已是一大發現了。李家園的《香港報業雜談》，只說卒於60年代。

我是山人在一眾技擊小說家中，創作最多，文字亦清健，文白粵語交雜，不拘一格。近閱《佛山贊先生》，如：「二婢曰：『學習技擊，須於每日清晨日光未出之時為之，習之有恒，不畏辛苦，方能有成，否則一曝十寒，勞而無功耳。』」這是淺白文言，摻雜白話文。

「我不！你這賤人，背着我私通靚仔，竟然刺我眼眉，這還了得，先做瓜你個死靚仔……」這是粵語摻白話。我是山人隨筆所之，益見行文佻脫，深獲當年讀者喜閱。這部《佛山贊先生》，成書於1952年，自序有云：「山人幼從詠春派名手吳仲素葉問兩師傳遊，兩皆為詠春派師傅陳華順之高足(即找錢華)，故於詠春派之源流歷史，知之亦最稔，為恐名技失傳計，特將詠春派大師梁贊先生之軼事，著為小說家言，命名曰佛山贊先生。」

其中有說及葉問的：「詠春派名手葉問師傅現仍在港，任港九飯店工會國術教授，待人接物，彬彬有禮，睇視之，不類一身負絕技者。」在電影葉問大行其道的今天，假如我是山人能將葉問事跡如他所寫的洪熙官完全記錄下來，應是珍貴的資料。可惜，他寫詠春而寫得最詳盡的，我所見只《佛山贊先生》這部。

書中對詠春的源流考察甚詳：「詠春派世傳自方世玉之姪方永春，但山人據佛山詠春派老拳師吳仲素所述，則方永春另有其人。佛山詠春派乃詠春而非永春，一字之差世人乃誤詠春為永春，詠春派拳創自福建豆腐女嚴詠春，嚴詠春傳於其夫梁博球，梁博球傳於佛山伶人王華寶，王華寶傳於梁贊，梁贊傳於陳華，豬肉貴，吳仲素，陳華傳其子陳汝棉，吳仲素則傳於葉問。」

詠春派之考證，我是山人研之甚詳。葉問確得傳於吳仲素，但吳非其師，乃大師兄也。葉問之師乃陳華順，即陳華，找錢華。

我是山人以撰少林故事成名，所述人物如三德和尚、洪熙官、方世玉俱膾炙人口，梁贊之名反而不聞。但觀此書，我是山人寫人入木三分，武技一拳一腳，一絲不苟。對武術或詠春拳法，都可見我是山人是箇中行家，但是否打得，那就不得而知矣。

潘小姐惠我陳魯劬之卒年，對我這苦苦追求考證的癡人，真是功德無量。

■刊於《華僑日報》的我是山人訪問。



■刊於《華僑日報》的我是山人訪問。

浮城誌

■ 星池

摯友

月淡星稀，悶熱的微風滲進睡房，坐在電腦前的我，十指在鍵盤上舞動，正與知己相遇。我的摯友，就是文字。

在我為長空鋪滿浮雲，為誰掛上一絲絲的思念之時，文字成為我唯一的傾訴對象，難能可貴的好友。於夜闌悄靜地抒發情懷，期盼沒有驚動了何人，忠誠的文字為我嚴守所有秘密。喜悅、憂愁、氣餒、焦急和不安，毫不掩飾地分享情緒感覺，為我排解寂寥。文字陪伴我，一起經歷猶豫、矛盾與喜惡，難以代替。

文字此知己，實是一面光滑亮麗的鏡子，照出真摯的影像。和文字四處嬉戲，記下段段的心情，並非僅是單向述說，在一切化為文字的那一瞬，世界萬物皆變得清晰起來。透過向文字會面傾吐，能整理及細看事情的脈絡，像大海經過驚濤駭浪，隨時間流逝，會忽然變得溫柔恬靜，將瞥見一片蔚藍汪洋。

猶記得，昔日是在一個個方格與此好友見面。手持筆桿，或鉛筆，或原子筆，刻下與文字相聚的路線。當時親手的接觸頗為親切，字跡會隨心境改變，時而用心方正，時而胡亂揮筆。況且，紙張有別，與



■「以鍵代筆」已成現代人的寫照。

網上圖片

試筆

■ 麥子杰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樓梯與升降機

「兒子啊，今天如此空閒，不如花些時間，行樓梯吧！」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為什麼要多此一舉呢？升降機既節省時間，又不花費體力，如果要做運動，我平日都有做，不需要行樓梯。」父親苦笑道：「陪我行吧。」說完就拉我到後樓梯去了，我亦知道，每次這樣叫我行樓梯，就算我口才再好，最後我都被父親拉去行樓梯。

父親獨愛行樓梯，每逢休息日，喝茶後他必定要我陪他行樓梯，縱使我不情願，想到只是一周走一次的份上，我還是陪他走。加上家只在22樓，不多不少，我亦不覺得辛苦，只是覺得浪費時間。

以前一直不明白，為什麼父親要執意行樓梯，升降機又快又方便，只需要按個按鈕，升降機就一下子送你到按的樓層。比起樓梯，我實在想不到樓梯有什麼好過升降機。

不久，我開始明白父親背後的苦心。每次行樓梯，父親和我都有一段短暫的聊天時間，而我每次和他說話，以表尊重，我都放下手中的手機。別談會，父親的目的不是什麼沉迷手機呀，增加家長孩子互動的老套東西，我並沒有沉迷手機，我和父親的關係也很好，他所想的東西，大概是

更重要的人生道理。

我的目光從手機移下來後，看見的是速度。我隨着父親的步伐，細看每層，透過小窗戶的風景，我從開頭的焦急慢慢地變成了平靜。我可能自小學以來，第一次用這麼慢的腳步來走路，途中的思想伴隨住我的腳步，一同變得緩慢，時間仿似很漫長。我東想想西想想，聆聽着父親對工作的抱怨、取笑父親的頑固，所有事物變慢了，除了我的思想。

這一段路我腳踏實地，沒有科技的包圍，缺少了方便，失去了力氣，換取了時間，令我的思路更加清晰。我反省了以前耿耿於懷的過失，計劃未來的路，我的阻礙變得愈來愈少。直到突然某次行樓梯的途中，我驚覺自己以前是這麼的衝動，想走得比人快，卻想得比人快，天真的後果是一次又一次的跌倒，口邊是一句接一句的抱怨。

不知何時，我捨棄便利的升降機，心煩時行一下樓梯，然後，很多很多年後，我望着兒子不耐煩地抱怨生活瑣碎事的面孔，我笑了一笑，知道是時候重複當年父親的一句。接着便硬拉他陪我走一段，也許有意義的樓梯。

詩詞偶拾

■ 羅運承

蘇幕遮

說香江，多旖旎，
聳廈穿雲，又有山巒翠。
艷日藍天浮碧水，
億盞霓虹，麗港誇豪侈。

反回歸，奸邪計，
魚目充珠，盡是腥羶類。
大佛如今應淚涕，
縱目爐峰，嘆今時風味。

■ 青絲

人人爭做好事

在「路怒症」成為熱門話題，佔據各大媒體新聞版面之際，我和幾個同學吃飯，眾人很自然地就發生在成都的經典案例——「路怒」男司機暴打故意別車的女司機一事進行評論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感歎，如今身邊的人和事，正能量太少了，缺乏真正令人鼓舞和溫暖的事情，多是負面而陰暗的信息，令人心身抑鬱。問題究竟是出了哪裡？

有人認為是個人素質的問題，即一部分民眾道德素質太差，人心浮躁的同時，又欠缺處理分歧的能力，所以社會變得很暴戾，人與人很容易因為一些小事相互鬥氣，甚至傷害。一個持「素質論」的同學還用她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作為例子，證明人的素質修養及品德力量的強大，對於社會的淨化作用。她前幾年到法國自駕旅遊，行駛在一條鄉間小路上，她沉醉於四周的景色，一邊開車一邊用手機拍攝沿途的風景。結果迎面駛來一輛車，停在了她的車前，下來一個50多歲的農夫打扮的男人，厲聲指責她的做法是危險駕駛，是漠視其它車輛和行人的生命安全。她趕緊道歉，對方才達成了諒解。

她略帶羨慕地說，外地就是有着大量這種高素質人群，能夠主動去維護公共環境，社會才如此融洽和諧，相反，我們這裡就很少有人這樣做，所以人的素質高低，是決定不同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。實際上，長久以來，關於這個話題一直存有不同的見解。早在宋代，就有過類似的討論——一是人的道德在推動社會，還是社會環境促進了人的道德。

宋代筆記《曲洧舊聞》載有一事，北宋仁宗年間，范諷擔任開封府尹，有一戶人家前來報案，說兒子新娶的媳婦已經過門三天了，卻被內官召入皇宮，至今已失聯半月有餘，懇請府尹為民作主展開

調查。范諷當即進宮求見仁宗，把平民家的兒媳被召入宮，失蹤已經半月的事情上報，並且當着仁宗的面數落：「陛下不好女色，天下人皆知，現在怎麼一反常態了呢？何況是老百姓家裡已經娶進門的媳婦，卻以這種強橫手段弄到宮裡來，事情傳了出去，怎麼向天下人交代？」

宋仁宗一下被罵懵了，想了半天才說：「倒是聽皇后說過，最近某某進獻了一個美女，長得很漂亮，可是到現在我還沒見過呢！」范諷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請陛下把這名女子交出來。微臣來之前已經答應過這家人，要立刻幫他解決這個事情。也希望陛下不要被身邊親倖的人欺騙了，由此招來老百姓的非議和怨恨，所以最好此刻就在朝堂上交付這名女子，由微臣把她帶回府裡，當面交給前來報案的其家人。要不然事情傳開，老百姓又不明白事情的經過，對皇上有了怨謗，就很難一家一家去解釋清楚了。」仁宗當即降旨，讓內官把民女帶出來，讓范諷帶走。

《曲洧舊聞》的作者朱弁敘完這件事情，在末尾又加了一段自己的點評，感慨范諷當時為官，並不以正直剛烈聞名，卻也敢於冒犯皇帝，為百姓主持正義，是碰上了好時候。因為宋仁宗執政比較開明，能夠容納異議，所以當時人人都爭着做好事，緣於大家都知道，做好事並不那麼困難。

作為一個記錄時事的古代文人，朱弁的觀點與現代觀念其實是有共通之處的。一個好的社會，人能夠透過規則有所預期，做好事不必提心吊膽地賭運氣，其行為是可以由環境左右的。因為人的理性，會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模式，所以只要社會的規則既定、法制清晰，人們明白到誠實守信、正直做人的好處，就能夠喚起人人爭做好事的勇氣和積極性，人的素質自然也就提升上去了。